

## 第二十章 山總戒絕親馳偽札 水散人拷婢得真情

石生自離繡嶺，散人命居人送出花源。既達襄陽，即辭舟策馬，由商山過藍橋，逾秦嶺，經碧天洞，下七盤坡，入藍關訪種玉處。一路崇山峻嶺，逾越決旬，始抵幕府。

山公接見，大喜曰：「去冬書來招你，為何此際才到？」生曰：「春日離家，因中途迷路，誤入荆南，逗留數月，到此不覺秋深了。」公問迷路之由。生述朗磚贈圖並江帆誤張之事。公大奇之，遂索嶺圖觀看。因問此嶺座落何所，生曰：「這嶺在洞庭之旁，與九嶷相去不遠。一路山回水合，雖居人村境，儼絕塵寰。」公曰：「子今從何得出？」生復出拈花所贈輿圖曰：「既得此圖，復有居民相送，故得不迷。」公取圖看畢曰：「我為望你不至，近日剛又遣使回家，惜乎虛此一行！」生駭曰：「使至，怎免老母一驚？」遂作書寧母，言迷棹入楚，留住繡嶺之故。且致書松、雲，密札梅、柳，將得遇盈盈，二人訂約一節，附知二女。即日馳使回南。

山公親對石生言及姻事。生如響似啞，全然不答。翠微聞之，調養娘曰：「此奴倔強猶昔！」有裨將谷應，善治軍，為山公心膂。公以谷應為媒，屢請於生。生曰：「婚姻之事，如齋中羅列古董，宜位置天然，又如匠工穿架棟樑，須筍縫並合。若由勉強，終愧好逑！」谷應曰：「小姐玉葉金枝，先生才華國寶，正宜共賦河洲，遂鼓瑟琴之樂，何愧好逑？」石生被纏無奈，語之曰：「予已結有絲羅，煩為轉達，免得家母舅費心！」谷應如其言以報公。

公不肯信，親問生曰：「表姊議姻已非一日，我來時又曾與汝母面訂，汝言另結絲羅，卻是誰氏之女？」生以實情相告，曰：「來時客居繡嶺，已與居停水氏約為婚矣！」公笑曰：「不足信也，汝不過一時借口。萍水相逢，何遽有定婚之理？」生曰：「實係真情，並非借口。」翌日，公又令谷應細細探生，果與水姓聯姻。面語生曰：「汝所言繡嶺之約，不過邂逅一言，何足為憑？汝若聽從吾語，水家姻事吾當遣使到彼，為爾謝絕！」生訝曰：「姻親何事？一言既定，則齧可朽，盥不可寒！甥乃敢目食其言，令人飲恨？公不應，乃假作生書，啟到署之後，即與表姊山氏成親，深負前約。復私啟其匣，將拈花所贈輿圖照式寫成一紙，遞乾役馳驛私人繡嶺絕親。且密囑必得回書以報。」

時將重九，使者來至賽桃源。散人得書喜曰：「數旬之別，便專使來候，客情何謫！」彩蘋聞生書至，報與盈盈，二人甚悅。彩蘋曰：「我道這幾日喜鵲好不叫得熱鬧，果有應驗！」彩綠曰：「早上一隻山鴉站在房簷上叫，不知那個晦氣，要討打哩！」彩蘋啐之曰：「打只打你，還打得那一個身上？」

散人發書，看畢大驚，入室對清氏曰：「做娘的好懵懂！」清氏曰：「平白地又什麼事懵懂了？」散人曰：「小女已吃過茶了！你可知道？」清氏曰：「這話從那裡來？」散人曰：「從石生書上來。」清氏暗自吃驚，因曰：「我沒有懵懂，這事你不要來怨我！我不曾到寺裡去訪他，我不曾朝朝暮暮對著家裡說石生人貌又怎的，才學又怎的，我又不要修什麼家譜屋譜，請他到家裡來住。這茶不是他尋著要吃，也不是我與他吃，是你自己送與他吃的。不要說我懵懂！」

散人氣得默默無言。呼彩蘋究問，彩蘋曰：「想是石相公知道姊姊，寫書來求親的。」散人痛撻之曰：「書上明明寫著從前有約，誰曾和他有約來？他二人密字低聲，怎瞞得過你？你還要抵賴！」復揪髮怒撻。彩蘋被拷，知不能隱，將二人之事和盤托出。散人盛怒填胸。清氏曰：「我當初怎生說來，這書房緊對著女兒房門是不便的。你說有山子遮著不妨，如今信我的話麼？」散人曰：「你也不要盡卸在我身上，你難道不該關心一點？」

彩蘋掩面進房。盈盈驚問：「石生書內何言，使爾至此？」彩蘋曰：「姊姊勿言石郎，使我心膽墮地！」因泣訴其情。盈盈自失良久。暗思：「石生非癡非呆，書中何得明提前約？」心甚驚疑。清氏進房曰：「女兒家身如美玉，一遭玷污，人皆輕賤。這都是引他來的不是，做下這場冤孽！」盈盈痛哭。彩蘋曰：「院君不要疑心！姊姊和石生委是冰清玉潔，不過遇月明時到園中相對尋章摘句，並不曾做下什麼冤孽來！」遂掇出盈盈初會石生，次日遣送之詩並生和韻付清氏曰：「老相公若見這詩，疑團可盡釋了。」清氏曰：「我曉得你這蠢婢必知詳細，便問你是怎生訂約的。」彩蘋復將盈盈所藏朗磚詩句取出付清氏，遂將石生來去根由細陳一遍，且曰：「姊姊與石生亡約是天訂的，是那和尚訂的，不是他二人自己訂的。」

清氏聞言十分驚異。至晚，調散人曰：「看著你氣噴噴倒好笑。既然到這地位，氣做怎的？還喜得不曾做下什麼勾當。」散人曰：「言之丑也，他怎麼叫你知？」清氏出詩云：「這是他們的照證，你請看。」散人見生酬韻，怒少解。及見蠟丸詩句，問曰：「這是什麼話？」清氏曰：「我從到這裡幾十年，並沒有聽見說有個外人到這賽桃源地面。先也疑他這路錯得奇怪，原來是那朗磚和尚先與了他這個符籙！你不記得當初生這孽障，你千愁萬恨，那和尚朝著你說，他日後有天生配偶；今日又是他引這人到來，只怕該是他二人緣分也未可知！」散人曰：「這都是些鬼話，那裡入耳！」清氏曰：「你一向最信那和尚的。」散人曰：「你怎便知道是和尚與他的？」清氏曰：「你想是氣昏了，不要盤我，看看這寫的字是也不是，就明白了。」散人半晌無言。

清氏曰：「兒女婚姻原有個前定。若論那後生，也配得過女兒。如今不若還寫封書許了他，早完女兒大事！」散人曰：「我說你懵懂，真真懵懂到一百分了！你知他書中何意？」清氏曰：「書是你看，拆了書，打打罵罵吵了一日，又不曾念與我聽，怎麼倒來問我？他除了求婚，再有何說？」散人曰：「你說得好體面！他母舅坐鎮嶺函，時懸金印。放著貴婿不做，來做你家的令坦？」清氏良久曰：「我明白了，取他書來。」

遂將詩與來書攜進盈盈房內，曰：「這人小小年紀，中懷叵測，你不過錯路到這裡，我家怎生禮貌？不將好報，乾出這樣事來，倒還要來奚落人！」將書擲向盈盈曰：「他既做了山家女婿，誰還拿轎子來抬你？寫這東西來分什麼清白！」彩蘋猛然一驚。須臾母去。

彩蘋將書展開。盈盈見書，神色不變。乃曰：「正慮他一身弔影，不知幾時得到，得此可稍寬懷抱。」彩蘋曰：「姊姊，這事真假若何？」盈盈曰：「口血未乾，石郎寧薄倖至此？這必是他語言漏泄，山家欲為聯姻，不知詳細，偽致此書來行離間，且冀回音，以絕石生入楚之念耳！」彩蘋曰：「姊姊當速作書以堅其志！」盈盈曰：「山使來，彼必不知，雖有書必不達。」彩蘋曰：「紅粉在前，錦衾既設，萬一柔腸中變，如之奈何？」盈盈曰：「金石之盟，決不因此而渝！」彩蘋曰：「我還想起一件事，若果是石生差來，難道不該有書寄與和尚？」又看書云：「你看這字，也不是他的親筆。」盈盈曰：「也不在此。彼是山氏所書。」

捉之使來？」縱然謝絕於我，書中但言『已贅山家』四字足矣，寧肯將燈前密約顯形楮札？謂侮我，則非深怨；謂自侮，則非下愚！」乃擲書曰：「此但可以愚黃口，少有知覺，斷不被欺！」彩蘋曰：「待我燒了他。」持書欲焚。盈盈止住曰：「姑存之以俟將來。彩綠說聽見山鴉叫，可可兒打我的身上。」彩蘋啐之曰：「你不要嘲笑人。」

次日，散人謝使者。使者懇切欲求回音，散人曰：「已領來諭，但為我致謝足矣。」使者歸報山公。公以不得回音，無以絕生之念，連日尋思無計。會報木客反，事遂寢。

---

[返回 >> 水石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